

7
斯瓦泰克首夺
美网女单冠军

文体汇



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
新演艺微信公众号

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 总第675期 | 2022年9月11日/星期日 首席编辑/李 纬 视觉设计/戚黎明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意外的尽头是大爱

《海的尽头是草原》观后感

□ 孙佳音

“念了你一辈子，想了你一辈子，欠了你一辈子。”带着母亲的遗憾，带着自己的悔恨，也带着病重的身体，在与亲生妹妹杜思珩分别60多年后，生活在上海的老年知识分子杜思瀚（陈宝国 饰），来到内蒙古大草原，开始了一段寻亲之旅。

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就这样，波澜不惊地开始了。在上映前的一天、一周，甚至一年，我都以为这部根据历史上“三千孤儿入内蒙”的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会像它的这个开头一样，平实、质朴，或者像陈宝国的表演一样，内敛、节制，但120分钟之后，我收获的是满满的意外，意外的尽头是大爱与感动。

一段离散

做旧的光影里，时间回到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短缺困扰着全国各地，大批孤儿的温饱问题更是迫在眉睫。为此，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主动请缨，3000多名南方孤儿被送往物资相对有保障的大草原，与当地牧民组成了新的家庭。“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主席乌兰夫的承诺掷地有声，一段值得铭记的历史佳话也就此开启。

原以为，电影会是群像式的，像是徐徐展开的画卷，满满当当挤下大时代里的老老少少，毕竟三千个孩子背后是三千个家庭，是三千个故事。但，《海的尽头是草原》只讲述其中的一段离散，只讲述这样一个充满遗憾和疼痛的故事。可以说，擅长现实题材创作的导演尔冬升，这一次把他的镜头透过宏大的背景，对准了这卷史册中的平凡家庭和个体，细心勾勒出一幅感动人心的温情画卷。导演自己说，在影片创作期间，他和主创团队收集、研究了诸多有关资料，看遍了手边能找到的相关影视作品、书籍文献，也走访了多位当年真实的“国家孩子”。但他也说，无论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还是博纳影业，出品方一直都说只想要一个能令人感动的戏，“那我知道了，我尽量把所有善良的一面拍出来。我也不敢用‘大爱’这种词，我觉得把真正人性善良的方面呈现出来，就好。就用很简单的方法去做，没有想太多。”

一个心结

60多年前，小女孩杜思珩与“三千孤儿”一起乘坐火车，跨越半个中国前往内蒙古。来到完全陌生的草原环境，这些“国家的孩子”收获了来自当地牧民们毫无保留的热情和呵护，原以为哪怕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朴素而深沉的善心会成为他们共通的交流方式，小女孩会很快适应草原，爱上那里的牛羊和天空，也爱上草原额吉、阿爸和兄长。但没想到，从吃不惯奶豆腐、睡不惯蒙古包，到完全融入草原家庭，银幕上拉拉杂杂花了近一个小时，现实里或许要花上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哪怕经历了10年的磨合，杜思珩已经学会了说蒙古语，也吃惯了奶豆腐，还能够骑上骏马在草原上飞驰，甚至拥有了一个对她宠爱备至的哥哥那木汗，但她心里面始终小心地藏着地图上“南方”的那个城市，藏着抛下她的妈妈和哥哥杜思瀚，她执拗地想要回上海，想要问问妈妈为什么舍弃的是她。

一句问答

终于，有一天，她以为自己做足了准备，带足了干粮，奔向“南方”。但她失败了，她不但没能回到上海，还一辈子留在了草原。悠扬的旋律戛然而止，阳光下少年单纯的笑容再难重现，在前半段平稳铺垫之后，电影的最后20分钟可以说充满了意外。但因为编剧和导演认真做了各种伏笔，让这些反转和冲击，来得扎实而充满力量，叫人为角色的命运心疼、心痛。

当杜思瀚最后站在亲生妹妹、一个非常蒙古族的老年妇女面前，他们的对话并不激昂，却汹涌澎湃地藏着浩荡的时代。哥哥终于问出了那一句，“恨过我们吗？”妹妹想了想，认真地答道：“小时候曾经有过……”

这一刻，叫人泪涌。曾经有过，但大草原上，质朴无私的蒙古族同胞，用爱维系着一个又一个超越血缘的家庭，弥合了这一道道伤痕。曾经有过，但未曾谋面的两位母亲，跨越“海”和“草原”，用爱共同养育了一个孩子，生活可能有时很残酷，但爱、善良和同理心最终叫人释怀，也叫人勇敢。曾经有过，正如演员陈宝国所说的，走进影院的我是幸福的，“在我们国家这么辽阔的土地上，从来没有缺过爱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特别动人的一个。”

“上博讲坛”昨直播探讨 元青花何以一枝独秀



青花缠枝牡丹纹罐、瓶 上博馆藏



上海博物馆与新民晚报联合打造的公益文化品牌——“上博讲坛”第三季第二讲昨晚开讲，并在“上海时刻”视频号、“上海博物馆”视频号、“上海博物馆”官方微博、“上海博物馆”B站直播间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直播。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陆明华和副研究员陈洁一起就元代景德镇青花一枝独秀的现象作了一番讨论。

从宋代金代“百花齐放”的窑业格局，到元青花的出现，逐渐把景德镇推向全国的一个制瓷中心。最令人信服的是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世人依据这一对纪年瓷器，把最典型的优质青花瓷器称为“至正型”。

元代结束了多个小国家长期并存的局面，疆域横跨欧亚大陆，版图空前广阔，加上元代十分重视海外贸易，青花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元青花的足迹遍及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取决于元代时航线的发达程度、当地的消费能力、对于中国产品的认知和喜爱程度等综合因素，无可否认的是，元青花在元代几乎是‘世界产品’。现在，元青花的发现和当地考古发掘的水平有关。”陈洁说。

元青花最重要的海外发现地，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周围，托普卡比宫收藏了四十几件元青花瓷器，其中尤以扁壶形态特别，它拥有一个金色的铜制壶嘴。“扁壶是随身携带的盛器，对于善于经商而经常外出的当地人是非常适宜的。而这个扁壶的壶嘴可能出了点问题，以其他材质替换，这样一来反倒显出独特的艺术韵味。”陆明华介绍。

伊朗的德黑兰博物馆也拥有32件元青花瓷器，它们是在一座神庙中被发现的。陆明华认为，“伊朗所藏元青花，在器型、装饰、纹饰、绘画制作工艺上，更加体现蒙古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与汉文化



印度德里老皇宫遗址出土的一批元青花残片

的交融。这些大型青花瓷器，都是当时景德镇按照阿拉伯生活习俗而烧制的。尤其是大盘、大碗，葫芦瓶、梅瓶、玉壶春瓶等均为中国的传统器型，但根据他们的需要加大了尺寸。”

在印度德里老皇宫遗址里出土的一批元青花残片十分令人瞩目，皇宫早已被毁，精美的瓷器随着宫殿一起湮灭，德里老皇宫里的元青花碎片几乎无法拼贴复原出一个完整的器形。一块碎片中可以发现中心八个圆呈现出的几何图样，与中东不同，与国内也不同，结合史料，陈洁按时间推测，当时曾有南印度的使者来过中国，可能是使者将这些瓷器带回印度，也可能是商贸活动的交流产物，究竟如何，无法确定。陆明华提出，德里老皇宫还有一件最特殊的元青花残盘，外施蓝釉内绘花卉纹。这种器物以前从未在元青花瓷器中出现过，十分难得。如果不是出于德里老皇宫，很难得到肯定。这反映元青花瓷器不仅仅局限于白地蓝花和蓝地白花两种，有些品种可能只是尚未发现而已。

陆明华和陈洁还展示了一些东南亚的元青花图片，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食盒，非常精美，“东南亚与我们距离近，航海者会专门为瓷器而来。日本有几十个地点发现了元青花，而地理位置相对更近一些的韩国，元青花只有少量发现。”

元代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磁局”，为中央宫廷烧造瓷器，元末到明代时，景德镇已成为了官窑。

历史是这样的公平——当中国的精美元代艺术品在战乱中遭遇破坏时，它却由于机缘巧合般地完好保存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成为世界性的文化遗产。茫茫沙漠和滔滔海疆都没有阻挡它们的生存绵延，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也许是有灵性的，历史上出现的任何颠簸都无法彻底毁灭。 本报记者 徐翌晨

